



卷九

感應錄

步里諾談

西溪雜語

冷齋夜話

緬素雜記

賈氏談錄

吹劍錄

娛書堂詩話

涑水紀聞

鑑戒錄

中朝故事

閩見錄

賴真子錄

該聞錄

說部目錄五十二種

卷

世說新語
晉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談錄

中朝故事

步里客談

吹劍錄

娛書詩話

嬾真子錄

冷齋夜話

凍水記聞

該聞錄

緗素雜記

鑑戒錄

卷十

事始

續事始

卷十一

玉泉子真錄

金華子雜編

燈下閑談

清尊錄

意林

內錄雜書計一百一十一種 十十七百一十一

卷十二

悅生隨抄 殿排雜說 東軒筆錄 教坊記

北里志 畢氏後耳目志

卷十三

畫鑿

卷十四

就日錄 茅亭客話 開譚錄 卻掃編

倦游錄 稽神錄 游宦記聞 芥隱筆記

楚史禱祝 幕府燕聞錄 博異志

卷十五

田話錄 幽恠錄 續幽恠錄 泊宅編

相鶴經 相異經 土牛經 質龜經論 養魚經

禽經 洞冥記 廣知

說郛卷第九

感應經

積穀生蟲腐草為螢

搜神記曰龍易骨麋易骼蛇類解皮鱗類易殼又折其螯足
墮復更生穀之化為虫也妖氣之所生焉禮記月令季夏腐
草化為螢

虎知衝破燕識戊己

博物志云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地上下推其奇

遇備謂之虎卜說文燕玄鴈鳥也齊魯之間謂之乙謂之子作
巢避戊己亥中記十歲之燕戶北向巢避星名鵠避太歲
周禮哲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
號十有五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
上則去之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
之弓與棘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
之晏子春秋及說苑搜神並言栢氏嘗為齊景公禳禳集乃布
翼當伏地死蓋用此術也文曰鵠太歲之所在博物志云鵠
巢避太歲此非財智任自然也淮南子曰鵠識歲多風去高
木巢傍枝也

另行頂格

河有怪魚乃名為鰐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博物志云海南有魚如鼉斬其首乾之採去其齒而更復生
者乃已南州亦雲然云淳風又聞廣州鰐魚能陸追牛馬殺之

三字係後人妄填

水中覆舟殺人值網則不敢觸如此畏慎其已孕生卵數百
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鼈有蛟者凡數十類及其
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殆神物龍類也

風生之獸出於大林刀劍不出鍛以鉄砧既如常蒙雖復斃死
張口向風蹶然還起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有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
風生獸狀如豹青色如大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洲之

盡而獸此在火不然以鎚其頭十數萬下乃死而以其口向
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首蒲塞鼻而死抱朴子云生火林
中有之萬劍砍不入鐵鎚打頭骨破如常囊而不死餘亦同
上所說

蓬天無狀伯趙鳩臬害親逆道破鏡黃腰何不殄滅而去道遙
春秋傳曰伯趙司至即百勞也曹植要鳥論云夏至陰氣動
鳥殘殺蓋賊害之候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又云鳩臬食
母眼睛乃能飛郭璞云伏土鳥臬漢書志云古者天子常以
春解祀之黃帝用破鏡孟康云破鏡獸名食母形如羶而虎
眼蜀地志黃腰獸馳身狸首生子長大能自活則逐群其母

令不得羈形雖小能救牛鹿及虎炭何重為鉄何為輕

漢書曰先冬夏至縣炭鉄如衡各一端令通停冬至陽氣至
炭仰而鉄低夏至陰氣至鉄仰而炭低以此候二至淮南子
曰權土炭候氣也

象而後數卜筮之術朽骨枯草安知凶吉

六韜曰文王使散宜生卜伐殷告乎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者
交而折散宜生因曰不祥可以舉也太公進曰非子所及聖
人天地之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嗜者朽草不足以辨吉
凶由人也

庚午歲予御命宋都舍於懷信驛左補闕賈黃中丞相魏公之
裔也好古博雅善於談論每疑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
編綴凡二十六條號曰賈氏談論錄貽諸好事者云耳

李贄皇初掌北門奏記有相者謂公它日位極人臣但厄白馬
耳及登相位雖親族亦未曾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再入廟堂
專持國柄平上黨破回鶻立功殊異策拜太尉封魏國公然
性多忌刻當途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
大懼遂調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
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出德裕為荆南節度使
旋屬淮海李緡有娛女納之獄上刑却侍郎馬植專鞠其事

盡得裕黨庇之迹由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
信乎中土士人不上札翰多為院體院體者真元中翰林學
士吳通微嘗一行草然体近隸故院中胥徒尤所做其書大
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其鄙則又甚矣

驪山之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惟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
栢徧滿岩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山嶺之上基址寂為蕪
絕次南即長生殿故基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是御湯
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
四面石坐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甕口中湧出噴
注白蓮之上御湯四面角即妃子湯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

盆四面所作齒齒於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下鑿石作黠
竇走水東南數十步復立石表湧出灌注石盆中賈君云此
是後人置也

白傳堊龍門山河南尹盧真刻醉吟先生傳立于墓側今猶
在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
丈之土嘗成泥凜

賈君云僖昭之時長安士庶多避寇南山中能薦經離亂而
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居鄂杜間室廬相比

白傳太中未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
墓表看卒不賜謚第敏在相位奏立神位碑其文即李義山

之辭也

襄斜山谷中有虞美人狀草如鷄冠大而無花葉相對行路人
見者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人撫掌之狀頗應節拍或
唱他辭即寂然不動也賈君親之見

予問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麵而食與未致壅熱之患何也賈君
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地地鹹水性冷故民雖粟
食麵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土民雖在霸貫其
啗附子如啗芋栗

中朝故事

唐尉遲掇

給事中奉旨纂述

華清宮湯泉內天室中刻石為坐及作芙蓉樓閣說到今猶在

屋水亦有泉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聲翻為曲子，名為左右皆傳之唱。

代伐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遊遊諸處，番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婦妻已卒，詢其婢，其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時聞孔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憫念分娠後，乃殯絕觀內道，眾為殯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盞酒酹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為污觸道觀，為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可往可求。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

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為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素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願，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拄杖驅繫亞，甘其辱，連日不去。父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敗壞，此即覓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慶二三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其言年數已盡，合當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太祖皇帝出兵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趙普屢
言擇館伴鉉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往來鉉及復
問之其人聲諾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何之也太祖初受禪一
日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不許但駐輦四顧回射殺我
也未到甯做在聖度如此西漢末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然
文物之盛也無如武帝時將氣有盛衰耶抑由人主所好耶
富文忠公少日有詔者如不聞如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
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韓退之盡記東坡以爲甲乙帳而秦少游乃效之作伍百羅漢
記人心之不同如此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繫
節賞嘆不如使人肅然生敬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
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迹亦未
盡善

魏泰托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駮以詆當世巨公如范正公
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結之爲兄
弟

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
團栾在地遇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

司馬迂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

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矣

吹劍錄續錄三錄別錄共四卷續錄見第二十四

卷合併入此

宋俞文豹字文蔚稽叢人

俞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索居京國掩關
守泊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劍者
快而已快許劣反謂無韻也淳祐三年人日序

季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遵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
室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耳孔子作春秋
於楚吳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
稱之子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齊宣王問湯放武

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也子或者宣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
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之地
則當托以應天順人之心而乃曰賊仇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吾聞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
湯武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
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字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其
罪武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鏖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爲
其徒作碑記者皆務爲梵語獨公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
謂法度森嚴也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自待
劉公掣亦云謂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爲古今論孔明者莫
不以忠義許之然余兄文能常攷其顛末以爲孔明之財謂之
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以之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
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忠山靖王之後
然其履屬踈遠世數難攷溫公謂猶若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
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况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自
矜劉巴以雉人視之司馬懿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
何見而委身爲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猷帝在上猶當如光武
之事更使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

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甚正
其辭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
向始而無復以猷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
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離棘間備未嘗使一
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
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庐一見矧
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餓於吳無一言及猷帝而獨說
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之說信以此猶有漢之一
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猷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
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

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
四者備之稱王漢之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
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如董公說高祖率
三軍為義帝縞素伏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
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故費書以
為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課以高祖不敢王秦之
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推其王其公猶不待天子之命
苟或且以此憤死以王之篡逆亦不待獻帝之禫楊彪且不肯
臣之備雖宗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吃吃以與
復漢室為辭不知漢室為獻帝邪為備邪亮既有心於帝備矣

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慷慨特忠
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
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
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
備劉氏宗備帝蜀則漢存祚也亮忠於備即忠於漢矣吁無獻
帝則可有獻帝在時君臣自相推戴則眉之立劉盆子亦有辭
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
為心若亮之見則魯同性也亦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持
此見故於孔明之事無敢置譏於其間文仲子曰通也敢忘大
皇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

又稱武王^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照烈皇帝天無二日
民無二主一天下有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讀書
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宗賜裴
度詩我家柱石裴憂來學立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
嫌^無李白乃云鳳歌笑孔丘韓文公云柄用儒雅宗立軻荆公云
驅馬臨風想聖立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立軻然此猶可也杜
子美醉時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竊俱塵埃以百世帝王
之師名呼而儕之盜竊何止得罪於名教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殺救時意慕宋伯姬為人不幸為盜賊
所污遂行淫泆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間傳亦此意也
如涉所云自足以勤^勸戒何必極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蛇說即苛
政猛於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曰勝質
曰衰可以觀世變矣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齊僧
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
代之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貳二困困於
未濟有孚於飲酒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目連救母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鳴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人謂是盲子

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字偶相同我
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
人爭地界

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咏內子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
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文忠范文正矯矯風節而歐公詞云
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又薄倖辜人終不憤何
時把上分明問文正詞云都來此事眉間心十無計相迴避又
明月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讀林和靖梅詩及

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之句可想見其清雅而長

相思詞云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情之
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年所作邪漢馬臻為會稽守立鑑湖

淹侵冢宅有千餘詣闕訴臻坐素市順帝遣使覆按並不見人

檢會名籍皆是死者乃廟而祀之會稽志月與曰並明皆天子

所敬事而詞人墨客以姮娥之說吟謔嘲弄極其褻狎至云一

二初三四娥眉天上安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近衢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

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文豹聞乾興

間營定陵信州徐仁旺請用山前地

丁晉公堅主山後仁旺奏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歲中及靖康丙午時事更易次年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其說皆驗然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耳雖然仁旺所言則一時事耳而歷代皆忌此兩年何也意者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午屬火皆在午位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旺宜旺則不可採藥非有道盛時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則配以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己未則謂之天下火上以戊己土蓋其上不庶不庶燄燄也

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馬陽善御故名焉同時九方駮亦

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皋

避邀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忌歷載喪邀損害法如己日死者雉殺四十七日回殺十三四歲女雌殺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俗世相成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即日出殯邀回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尙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為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卧苦瓠中邀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回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歛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僕非但枕籍殫扱不仔細而金

銀珠寶之類皆為所竊記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為耳矣蓋亡人所隨身者惟極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
經歷平時以此說見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為俗師所惑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心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
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春磨之苦夫
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春磨燒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
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
佛是以其為親小人為罪人也

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場道螺鑼鼓胡人樂也天竺人見僧
必疑之因作此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豹謂外方道場惟磬

散時用鏡鼓終夕諷頌講說猶有慊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
珈法事惟即從事鼓鼓震動驚感生人尚為之頭疼腦裂况亡
灵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為歌調如降黃龍等
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弄出花鼓花鼓鼓專為
悅婦人掠錢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
不用而室人交譴群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予嘗舉
似諸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注
法較奪禽獸時俗所尚孔子從之者為祭祀也漢符融曰古葬
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
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

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其親也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
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朱壽昌灼臂然頂賴血馮經求得其母公
及韓蘇諸公歌咏其事江西尚理學黃少卿筆卒其子墾欲不
用僧道親族內外群起而排之遂從半今半古之說祭享用葷
食追修緇黃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昊天無所顧哀雖俗禮
夷教猶屈意為余謂此又是一見惟識者擇焉

越滅吳夫差自殺使蔽其面曰吾無面目見子胥注曰今面禛音
覺始於此

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以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漢烈女傳
搜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

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
知何所據

聞見錄 五

宋羅點 字春伯

歐公既作唐書紀見諸傳不能盡蓋乃令宋景文公各自出所
著姓名宋大喜以為前非使皆一人專之歐公乃不能掩眾人
之名不悟其用也

自縊死者其下必有楚炭日深一日速掘之則禍止溺水者裸
雷者死不可葬虎傷食自解衣掛樹上此皆不曉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自唐人有鳳鳴朝陽
之語而承流不斃諛草比堂謂妻也今皆母事嚶嚶兩鳥鳴今

以出谷求友為黃鶯事非也折桂事無出處范蠡西子事無出處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書錄南唐墨室堂石也今在邵村家但已損不堪補攬從事

詔興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委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眾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張取多貨故譏之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其交命名交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

曰忠孝誠美名然而命婢亦稱交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

命

道驅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巳午兩

時絕思慮假寐則龍虎自交不假修為其寵姬若骨蒸病授以此

法十日後自覺腰間暖如火疾自愈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頭者也第二人馬成

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頭者也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是

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頭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

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闡襟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

書作兩重排列謂上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

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悞此極有理范
燁論云其外又有王滂李通鄼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
王常減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悞合而為一
明矣

西溪叢語二考

宋姚亮字令威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淺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余
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攷證積而漸富有
足採者因綴緝成編目為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
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亮亮令威云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

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
夢與厲公以戈繫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
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
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秘秘要辟兵
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
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
循頭還著中人不見晁說非也
周易遁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𦉰與古𦉰字相似即今之飛
字後世遂改為肥字

九師道訓云遁而能𦉰言孰大為張平子思玄賦云欲𦉰道以

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道無不利謂去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遜萬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遠以小狐汜濟一乞當爲乞豈未辨證此耶

古文篆者黃帝使衛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候剛氏衛音語李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江文通詩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云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滅明膏水碧輟流濕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光明止見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女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碧水又云紫乘之山潯陽水其多碧多冷石楮未知何物余嘗見墨子道

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梅聖俞聽話廬山詩云絕頂山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攪之不可得滴瀝空在鞠豈非水碧耶

真贗贗偽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饒鼻魯人云真也齊人曰贗也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不記其名予長兄伯聲常得三十客牡丹

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死爲妖客否爲艷客蓮爲溪客木

犀爲名客海棠爲蜀客躑躑爲山客梨爲談客瑞香爲閨客菊爲

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醪醕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

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揚花爲狂客玫

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子花鼓客爲田

客棗棠爲俗客蔓陀羅爲惡孤燈爲窮客棠藜爲鬼客

齊斧虞喜志林音則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
林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越
也以整齊天下應邵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
蕭斧以伐廟茵蕭之儀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
斧音齊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一本恃本一人讀新若怨家故曰讐書

子監台州杜瀆塩場日以蓮子試酒擇蓮子重者用之酒浮三
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二直二
橫即味差薄若酒更薄即蓮沉於底而煎塩不成閩中之法以
鷄子桃仁試之酒味重則正浮在此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浮

與此相類臨安府仁和縣菑經出橐鑰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
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孟屬王泉蜀歿東坡續寫長短句水飢玉骨清無污水歿風來暗

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歌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
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蚕虫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
膏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根飲
之下即吐有虫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
搗為末令水飲之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
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小人與君子為隣監若金惡若

虎此卒以卞何祖敬詩云望館高金虎五臣注云望館月御也
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河圖云卞金虎喻泰居
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耀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
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
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令鄉里落他處如會稽人言
家里其意同也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
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宗宣
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僖中

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規
式國朝至今因之

今俗諺云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鹽
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諸州山石似芒滿入口
極冷可傳瘡腫又本草獨自草作毒箭唯鹽藥可解戎鹽條中
不言恐有脫誤

唐祕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
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又浸藥汁入潢潢凡潢紙滅白便
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此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
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

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馬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
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

古詩燈檠昏魚目檠讀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所足以凡物
又檠音平聲榜也非橙檠字韓退之云墻角君看短檠亦誤
也

青衫白髮老叅軍旋巢黃梁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
馬傍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
法原之祖盧政議詩

唐初功臣皆云扁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門
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云玄碑亦云扁形凌烟

閣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以
字行顏之推名云

古名者終則諱之字乃以爲子孫江北士人全不辨也名亦呼
爲字字固爲字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呼名
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故稱名爲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
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祠頌春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華陰人也
章懷傳訓引聖賢家墓記云馮夷子農華陰潼鄉隄里人服若
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
名夷三說雖異其說無數稽據則同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年二年官賜額
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
物但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闕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誤書堂詩話

宋趙與峴字威伯

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極高的對真
諾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注云其地肥故曰膏腴
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古樂府云愛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冷齋夜話云窮袴漢時語
今褙袴也然未詳所出按西漢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為窮袴
多其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褙不得交通也師古曰即今之視

褙袴也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陸務觀嘗有絕句
云澆書滿汜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床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
朝待一生忙

康輿之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
畫時為卓絕上時持玩以起羨璫之悲璫下直竊携至家而康
適來番之飲日出示之康詔璫入取殺核輒書一絕于上曰玉
輦震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恨盡在蒼梧夕
照中璫見之大駭然無可奈何明日伺間扣頭請死上大怒亟
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宗人紫芝贈李道之云教人知道甲笑客問句庚前人所未對亦警語也

白樂天詩曰倦倚綉床愁不動纔垂綠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為倦舒眉

懶真子錄書

宋馬永卿字大年廣陵人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煥講一盃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

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盞啜土羹也公享之如太甲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田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嘆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即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也以魚為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

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表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當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名獻排文於明皇其略曰說甚三皇五帝不知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即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蚤亡故明皇為太子時號五王宅寧薛皇明皇明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只三日四月五日角日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他家傲此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

皆飲此唐另起

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方顯榮考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体行仁義七十二有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辛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

皆為麥也麥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讀如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種謂為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稻也僕近為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也謂麥至是而可始收稻過時而不種也古人名節之意所以過告農候之早晚深哉

唐世時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脩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聽事上賣綾自己手取視之且與駟僧議價婢於認隙偶見回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

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此疾幾何也時婢曰不然曾伏事柳家即君豈忍伏事賣纈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柳家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妻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田亘直元邈

本朝宰相御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儀譯如何師荅曰符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文譯侍中崔光執筆正觀之波羅頗那譯左僕射令趙郡王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瑛等監閱今獨

無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篆譯文
義頗精耳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
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
倫時為首閱有不穩當處即隨筆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
傳

天下之事有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天下
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殺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
也然同為交婚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
謂子路曰夫子主我為卿可得也夷狄其時正衛靈公之時何
二人賦性之殊也再雅曰兩婚相謂為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

門為僚婿嚴助傳呼交婚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袂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
法也中國以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
生至滿謂之白丹虧晦至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
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
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額沙茶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
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代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
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娑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
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適爭半月中國
以二十九日為小盡盡即度以十四日為小中國之十六日乃

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逝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隴右詩云旒大甗甗小所任各有宜考功記搏埴之工陶甗注云甗讀如甫始知甫鄭玄旒元讀如放音義甫酒切韻畧甫兩切與昉同音注云搏埴工以此考之則旒者乃搏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乃言旒大甗甗小者何也考工記旒人爲簋實一敲崇直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敲崇又注敲受斗三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敲然則旒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旒後作旒人當以後爲正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飴字以無出處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飴賣飴者所吹有簫詩簫管備舉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者所吹也管如籥併而吹之招菟曰柎柎出餌有饑饉此注云饑饉飴也但戰國時謂之饑饉至後漢時亦謂之飴耳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如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瓦瓮牖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瓮牖者以敗瓮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公家玉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逐

於門迎入富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
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
得其懽心於是酒散競進厭飲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
見術心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

今印文勝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
正月為歲首色上黃類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
承相曰承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
也僕士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
氏見軍曲侯烝印皆此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勝
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

之字本意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
乃今所謂元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統統不能
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元氏爾如傳神
寫照正在阿堵中蓋時以手指眼謂在元氏中爾後人遂以錢
為阿堵物眼為阿堵物皆非是

二十八宿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宿音元音
底音甯音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
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爾雅
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
音剛非也爾雅天根底也注云角亢下擊於底若木之有根其

義如周禮四圭有卯漢書諸侯王卯之之卯音低誤矣西方白
虎而甯參焉虎首故有甯之義音訾誤矣彼音略不知但欲異
於俗不知害於義也李當如其字呼也

俗說以人嚏噴為人說此蓋敬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則寐頭
言則嚏箋云言我頭思也嚏當為不敢嚏咳我其憂悼而不能
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

語也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有內嚏耳鳴雜占十六

有注云嚏丁計然則嚏耳鳴皆有凶吉今則此術亡矣

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必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

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月字乃正月也下二字不可

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名其

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

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

同義

有客問客僕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赫亦如此何也僕

曰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

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

也山陰即越州也古拳注云古之携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

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

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為之氣焰赫亦如此也

南方朱鳥蓋未鳥鶡首牛鳥鶡火已為鶡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為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鳥為味星為鳥鶡張為鳥素翼為鳥翼威問朱鳥而獨取於鶡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鶡故以名之然謂之鶡尾者常問元城先生先生曰蓋以翼為尾云故廿八星經云鳥之闕竦其尾鶡之闕其翼以此知之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于請云天集有漢眷于愨侯莽愨侯運當拔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讐山河啓土開封今按書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愨侯陶以左司馬從

漢破代封侯首高帝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讐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八舍其一也又云疊疊丞相允迪前從渾渾長源鬱鬱洪河群川載導衆條戴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窳此蓋謂陶青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愨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癸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六月己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所謂群川衆條以論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以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是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

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情哉

唐史戴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曰其書為會粹老杜哀
故著作即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詩曰云會取阿枝養今按
韻略會鳥外切卑貌如奮為蔚為之奮取但外切小也敬爾國
之最虔自謂其書須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為會粹
意為會取其純粹也失之遠矣

政和中僕仕閔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後印文云輯
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中最佳輯濯乃水衡屬
官輯讀如輯濯讀如擢蓋般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般官而
輯有令丞此蓋丞印也

今之書尺稱之為德美繼之而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
左氏昭公二十年戴奮揚之言曰臣不接注云佞才也漢文帝
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
佞不能通用故佞訓才僕嘗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伴本
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為初
初無言處同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証之霍王元軌與處
士劉平為衣布交或問王祈長於平曰王無祈長問者不解平
曰人所短則見祈長蓋院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
何況於異乎此言為竅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皆肯之
唐中興頌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

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不扶自交又何載為九卿時奏容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却史更置牧州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無目又蓋上音復下音福為復如故也

附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附馬尉都然不獨官名以附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附馬從而給之亦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武帝踐祚集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咲

冷齋夜話十五卷

宋僧惠洪

陳瑩中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豶豕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雅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雅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何用神宗沉思久之繼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東坡作行記不肯書牌惡其時地止書壁耳侯人未至則掃墨竹

東坡曰世間之物無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亦然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為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耳侯吾屬何患太宗我見魏徵常媚嫵則德

宗乃曰人言盧杞是姦邪

涑水記聞

宋司馬溫公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悞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
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謠言
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
不知太祖聞之祖出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祖婦或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鉄色方在厨引麵杖逐太祖繫
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决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
為邪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
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吾兒平生素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
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挈丹北漢兵皆退

太祖常見小王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墜子可斬對曰此乃天
子解舍耳汝豈得之邪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皇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体
必不孝作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綠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
吾故時所服也

該聞錄

宋李昉

字謂卿或入尚書虞部員外郎

唐路丞相隨父泌從澤城會平涼烏虜所執死為隨方在襁中

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嗚咽無言母曰執汝眉目
宛若父之眉目隨遂覽照觀之殞絕于地後終身不服臨鏡與
夫曾參父嗜羊棗而參身不食同美豈非孝之純乎世有朝感
而暮悅貌慘而心泰者其類甚衆噫思孝之倖者豈獨孝乎忠
亦有之

龍圖閣侍制唐公肅文行淵雅蒞政有清識之譽先與濟陽丁
相同舉進士為三益友後官各顯著居水榭街與濟陽宅相對
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濟陽入議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避
之略往謁唐公諡其由唐曰謂之丁相字入即大拜權勢回隆
若數之往還車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暮歲濟

三字例注

陽因妖誣事黜降嶺表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且丁之才術實
天與之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
三事可以冢庶若得太宗朝趙中令品臣相居其上則丁之用
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
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
內與給棗諸色人不得有輒獻送有一曹吏與眾議曰宰君居明
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謙也眾曰然至日各
持謙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復月
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啗者得之於神泉進士黃鳳

時王岳以鷺鷥詩諫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竅為中的
畋生於五門昌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定高敞虛闥人不可居
每至昏冥間於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
繞宇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徧訪人問其故時某道士言說
妖祥之氣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剋滅而然也凡二氣相搏
為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爾謂徧徹室中屋壁狹隘
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後然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
妖不復作畋自幼誌之後有朋友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屬詰鹿言俱可驗蓋上旬
駒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在母並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每

驗之皆無不繆質曰是含靈之類悉稟五行之氣馴至之道得
於自然至於魚龍異淵沼虎兕居藪穴分行列於鴻鴈辨尊俾
於蠶螿蠢動猶然而况於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矯性之分其大
者則為亂臣賊子曾禽獸之不如又二條在第二

細素襟記十 宋黃朝英字士俊建安人

漢書文帝紀云未央宮東闕罽罽思炎崔豹古今注云罽思屏也
罽者復也思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下顏
師注云罽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之處其刑罽思然一
曰屏也又禮記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云屏謂之樹今浮
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又劉熙釋名曰罽思

在門外累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予按唐蘇鶚演義稱累思織絲為之輕蘇虛象網羅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又引文宗實錄云大和甘露之禍群臣奉上出殿北門裂斷累思而去又杜甫天寶末詩云累思朝共落榆栢夜同傾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云累思晝夜閶闔晨開為証皆非曲閣屏障之意及以崔豹顏師古之徒為大誤又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士林間多呼斂椽栢獲雀網為累思其淺誤也如此乃引張緝廣雅曰復思繡之屏又王莽性姓信時田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累思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又引魚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累思為證又以絲網之說為大謬余謂

二說皆通以累思為網則結繩為之施於宮殿簷楹之間如蘇鶚之說是也累思為屏則刻木為之施於城隅門闕之上如或說之言是也然二說之中擇為惟段氏之說為長按五行志注云累思闕之屏也玉篇云累思屏樹門外也又云累思畧也但屏雕刻為之其形如網畧之狀累故謂之累思音浮思則取其復思之義耳漢西京累思合坂坂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為于今群臣聽前亦樹之故宋子京詩云秋色淨累思愚又云蒿邑倚累思義皆其也天子外屏賦也云至者伏思皆以謂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思則累思小樓也復思乃伏字又以累思為小樓蓋不考諸家之論而誤為之說也

後漢^補衡傳云衡方為漁楊搽遇蹠而前注云文士傳云衡擊

鼓作漁陽搽槌自榻也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常鼓甚悲易衣

畢復擊鼓搽槌而去至今有漁搽槌自衡始也臣賢按槌及榻

並擊鼓杖也搽槌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者^音搽

馮漁陽曲而於其自音云^{七音}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

以搽^為於曲奏之名則槌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搽槌而

去足之搽榻二字當相連而讀搽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

按楊文公談苑載徐韜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有嗜學談博領集

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中^有搽^有字者淑改為操

蓋章草之^失奕錯曰非可以一例若陽^魚搽者音七鑿及三榻鼓

也^補衡漁^作陽搽榻古歌詞云邊城宴開漁陽搽黃塵蕭蕭白

日暗淑嘆服之余謂搽榻一也故或用搽字然搽字當如徐說

音七鑿及三榻鼓也以其三榻故用為之搽故唐李義山聽鼓

詩云欲問漁陽搽時無^補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搽

^補衡榻亦以去聲讀之也

觀存中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操弄搽淡序引之類乃

潘岳笙賦云廣陵之名散又應璩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

為曲名明矣所謂漁陽搽者正如廣陵之散是也此僧孺^孺詩所

以有云宋景文公喜雨詩云波生客浦陽^揚舠遠潤逼漁榻作搽

連又宋禮奠州詩云征聲曲曲漁陽係後乘人人鄴下才皆以

去聲呼之但係字從人爲異耳

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戌丁也故宋子京夜緒
詩云宵開甲乙遲按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五更更何所訓答
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戌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
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重以虎威章溝敵更之燭所以
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止寅曉則止午矣自寅至午凡
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
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也又嘉謨云常絢問於劉公曰五夜
者甲乙丙丁戌更相送之今唯言乙夜子夜何也余常嘆其言
之失按漢天文志六月戌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間正月戌午

乙夜月蝕熒惑崔豹古今注云建武八年三月庚子日星不見
丙夜乃解又蔡質漢儀曰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
傳盡五更晉天文志懷帝永嘉五年三月丙夜蝕既丁夜又蝕
既夜夏統傳云甲夜之初撞鍾擊鼓又宋諸王傳云前一日夜
甲太史奏東方有急兵梁本紀中太通五年正月丙夜南郊所
忽聞異香又云帝然燭側光常至五夜豈止言乙夜而已哉常
絢獨不見漢晉諸史何耶其曰子夜蓋謬矣蓋晉時有子夜者
善歌故李義山云鷺能歌子夜又云心酸子夜歌沈文季敬子
夜來又太白有子夜歌行常絢乃以子夜爲夜五之數又何耶
或有謂之五夜者謂半夜時如日午夜也故李長吉七夕詩云

羅帟五夜愁杜少陵所謂五夜漏聲催曉箭者正為五夜耳天子曰黃闥三公黃闥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今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黃其闥以示謙漢舊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黃闥又玉璽傳曰既須為公須開黃闥張敬兒謂其妻嫂曰我年後府闥黃闥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鳴堂杜詩為南陽太守請郭丹為恐曹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是也或大年為身到黃扉予所未諭故杜少陵與嚴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薰琴順署鳴閣偃藩又和公序入玉堂云七年碎玉署冉冉入佐黃扉

與徐舍人云果紆綉扈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姑候天藏疾鳴堂日晏居又詩寄公謬云老依渦曲作藩侯月例黃堂給晏醪又重修諸序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為黃閣給事舍人為黃扉太守黃堂明矣

蘇鶚演義云蚩者獸也漢武帝作栢梁殿有上疏者云蚩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令人多作鳴字類之推亦作此鳴劉孝孫事始作此雖尾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鳴為字恐無意也儀古之老傳云蚩從尾出於頭上遂謂之蚩尾顏氏家訓曰東宮舊事呼鳴尾為詞尾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解注遂鄉俗訛謬取吳呼蚩為詞遂為

祠尾又俗間呼為鳩吻見其吻如鳩為遂以此呼之自後蚩字
因有作此者余按倦游雜錄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下有
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屋以禳之今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
尚有為飛魚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鳩吻狀亦類魚尾形
又按陳書舊制三宮黃閣聽事置鳩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
侍中詔摩訶開閣門施行焉聽事寢堂並置鳩尾用鳩字宋子
京詩云久叨鳩尾三重閣唐撰新堂書皆用鳩字又江南野錄
云初臺殿閣各有鳩吻自乾得之後天皇使至則去之使還復
用至是遂除此又用鳩吻竟未詳其旨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
黃門侍郎余按漢舊制曰黃門即屬黃門令每日莫入對青瑣
門拜名曰夕即亦謂之夕拜按劉公嘉語云崔造之以夕即拜
相又南唐近事云相第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為蓋為唐鑄時為
為給事中也言云羅隱開平累徵夕即不起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太山立石封祠祀下風暴至休於樹下遂
封其事為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
春松詩云不羨五株樹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為大夫不聞有五
株松之說而贄云尔者何耶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
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又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秦
山風雨暴作雖五松松受職草木有知云唯舒王詠柏詩云老松

先得此大夫官乃為切當

應邵風俗通常論端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

於宋子父之作若聞其家堂上有客繫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案

伎養者謂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

養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今史記並不榜徨不能去每出

言曰彼有善有不善或作徘徊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也

故景文公詩云技用新禽百種啼蓋用此義

唐方伎傳張憬藏技與天綱將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

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大夫且得罪

俄坐姦沒入掖庭案字書修訓長若曰修緩於相法為佳非有

滫佚之義字當作修字從攸從日玉篇湯勞切映也映達結切

目不正也字當以修為是蓋傳寫之誤也

先儒說詩漆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為藥以為男淫女

蓋為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為藥者所以為男淫女也又東

門之粉疾亂也其詩則卒章言貽我握菽椒以為女淫男蓋椒氣

下達用以養陽貽我握菽椒所以為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

然破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

漢書何武傳武為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徒又雋不疑為京兆尹

行縣錄囚徒顏師古注云者錄之知其情狀有寬滯與不也今

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

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按後漢虞延傳云帝親錄囚徒又張
舊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
錄囚徒錄胡廣云縣邑囚徒皆閱錄又奉^應爲郡決曹史行部四
十二縣錄囚錄又北史太和四年帝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
親錄囚徒隨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
囚徒而親唐史本記云甲午慮囚或曰癸亥慮囚或以早慮囚
或遣使慮免汝州輕繫皆以錄爲慮余按太玄云蹠徑余獄三
歲見錄集韻云錄良倨切寬者也蓋唐書亦循襲舊史語言以
錄爲慮殊之改耳

酉陽雜俎云俗云樓羅因天保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
儉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解云城
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
羅會人著又蘇鷗演義云樓羅幹子之稱也俗曰騾之入者曰
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委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攬也羅
者^館也言人善當向幹辨於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從手旁作
樓爾雅云樓聚也此說近之南史顏懽傳云蹲夷之儀樓羅之
辨又談苑載朱真白詩云太樓羅乃止用樓羅字又五代史劉
銖傳云諸君可謂倭羅兒矣乃加人爲

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云萬歲三代典郡牧
息信行隴右故隴石人謂馬歲爲齒高張氏諱也案公羊傳晉

猷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為齒有自來矣豈有張氏諱哉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未嘗有相也世人以為甘羅十二為秦相太誤也唐資暇集文謂秦相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於秦王亡秦入齊又使於楚王欲置於相於秦范蠡以為不可故秦宰相向壽而茂竟不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不考其實而為之說也蘇鶚演義云前史稱腰帶十圍者甚眾近者北史又云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圍者環

另起

繞之義古制以圍三徑一即一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之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甚其理非此圍蓋取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為一圍即今謂之一搦是也大凡中形之人腰不過六尺七尺今一小圍是一尺則身八尺腰帶一丈得其宜矣又沈存中筆談云杜甫武侯廟柏詩霜姿溜雨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余謂存中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為誤何也四十圍若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為一圍則一圍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

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為詩史何肯妄譏云云也存中
又云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尺又云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
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解^餅啗耳此又誤也案禹戮防風氏
賦云可以畝廣及長三丈蓋古者畝廣六尺長六百尺防風氏
身廣九畝六尺長三十尺乃為得理而雲九畝不得知之於何
書然當以賦為正而存中之說誤也宋子京春詞云新年十日
逢春日紫禁千觴獻壽觴寰海勸心共^請萌達宅家慶作與天長
案李濟翁資暇集云公郡縣主宮禁呼為家宅子蓋以至尊以
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
主以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為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

另起

乃以阿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茶
一說漢魏以來宮中之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說以大為宅
為故昔人屬對云都尉指揮都尉馬大家齊喚大家茶

南史文李傳周興嗣傳云武帝以三橋舊宅為九家寺勅興嗣
與陸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及銅表銘柵
塘碣檄魏文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帝稱善賜金
帛又案劉公嘉話云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
人皆不曉此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鈇石於大王書中榻一
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
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鬚髮皆白而賞甚厚又揚文公

談苑云千字文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
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
閣駕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如此漢書霍光傳云召皇太后
御小馬車張晏云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
可爲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又魏志東夷傳曰出果下馬裴
松之注云案果下馬高二尺見博物志云又見魏都賦余按顏
氏家訓云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蓋東夷濊國所
出也又北史尉景傳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不與曰土相
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有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
君賁文襄以杖之故舒王敬德詩云呼童羈我果下騮又任昉

述異記云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出果下馬並高
三尺又關天遺事云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連黨各至矮馬飾
鞵纓珞並繫於花樹下往來亦果下之類也

鑑戒錄

儻蜀何光遠

字禪天
東海人

曰校去陽字
非是

朱太祖統四鎮呼中令曰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
祖忠赤秀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全
字人王也又在惠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爲勅命既行
追之弗及後果有文梁三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惠心乃
賜名之應也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掛衲所有兒女多名師女僧見潛令

嬖妾承事禪師晉其聖種當時士俗無不惡之李德裕相公性
好玄門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古之術求茅君點化之功沙汰
緇徒超昇術士但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
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污空門妖淫玄教自
莊老之後彭黃以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夫
蓋之蓋心難制氣難防者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為
寺奴豈穰囚元長孫唐長孫皇後號觀音婢白小字難憾產亡所謂善
不可不修財不可不捨感之與黨者非也近以二公之行識者
笑為所以時人識晉公曰趙氏兒皆尼氏女師翁見即晉公兒
却教術士難推算胎月分張與何誰

虞少卿洮蜀之晉也長興祖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
衙李彥求晉孟蜀祖遣虞卿而往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
經百名晉而無微差者何也虞卿對曰君之渴疾非唯渴漿而
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面
南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
主六疾害於六腑者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為六疾者
寒熱未腹惑心也是以六腑隨為故心為高宮腎為水藏晦明
勞後百疾生為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
機煩則失兵煩則及五音煩則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濕味煩而
生疾男女煩而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

樂淫于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虞卿之在東也蜀如
處賊圍節食假寢董公疾既平復於是厚禮歸之

禽微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進白兔群臣
議曰聖人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為瑞退鷹番
免帝疾必痊勅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禿鷲鳥賜子摩
訶池上顧太尉復時為小臣直於外庭遂潛吟二十八字味之
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外見仔細首
來是那胡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鷲與之微也俚詩陳裕秀才
下第遊蜀誓矣舉業唯事唇喙覩物便朝其中數篇亦堪承擇

另起
格
詩下空一

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嘆於一時詠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午
不休一窠精魅鬧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毬著
綠桃桃牌吹鳳篋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耳渾家樂兩下還
須滿含愁又北都南州處處過平生家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裳
少袋裏胭脂粉多滿子面枯脫餅蕭娘子瘦鬼姮娥恠來喚作
渾家樂骨子猶兒唱歌過舊居云曰昔顏回宅今為棗飯家不
聞吟秀句只會餽胡麻豉汴鍋中沸粘糕案上葩朝朝且早起
擔從自衙有一秀才忽贖酒家青衣為活裕朝之曰秀才何事
太忿忿琴瑟無媒便是通新婦旋裙纒高躰外姑托布尚當胸
菜團箇箇皆針頂粳米頭頭尺剪鬃一自土和泥走徒至今却

親家翁又味大慈寺齋頭鮮于闇黎云酒熟終朝沒缺時高堂
大舍養肥屍行婁滿院多爲婦童子成行半是兒半折撥齋窮
措大笑迎捺粉阿尼師一朝若也無嘗至劔樹刀山不放伊又
大慈寺東池有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鷺鴨放在池中
裕當門書絕句自此放生稍息矣鷺鴨同群去所知蜀人競放
送生池比來養狗畜鷄在不那闇黎是野狸裕溪味深沙一絕
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其靈也詩云瞋眉怒目強
乾嗔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捏漢燒香供儀弄蛇人

說郭卷第九

